

抗战烽火中的求学路

□ 汪燮卿

朝阳
踏



八十载光阴流转，抗战烽火虽已远去，但那些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苦难与坚韧，从未褪色。本期文学版特别刊发汪燮卿院士的亲笔回忆录，以个人视角揭开一段微观抗战史。

品读这篇承载着深厚情感的文字，既是为了铭记日军暴行留下的伤痕，更是为了传承那份苦难压不垮的民族韧性。正如汪老先生始终记得的“有恒为成功之本”，八十年前，中国人以坚韧战胜黑暗；八十年后，这份坚韧仍将指引我们不忘历史、珍惜和平、面向未来。

——编者

抗战烽火中的求学路

抗战烽火中的求学路

□ 汪燮卿



1937年11月，日军在杭州湾登陆，随后浙江大部分县市沦陷。

资料图片



汪燮卿院士一家。

汪燮卿院士 提供

漫忆

我如今已迈入耄耋之年，往事就像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闪回，想起了我出生的衢江边那个小镇，想起了侵华日军的烧杀抢掠，想起了因日军人侵我不得不数次更换学校的求学经历，想起了已经成为记忆的那一年年、一事事、一幕幕……

靖端小学

我出生在浙江龙游衢江边的茶圩镇，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。父亲年近不惑才有了我，自是喜出望外，虽然一天学堂都没有上过，却给自己寄予厚望的大儿子起了一个斯文的名字：汪燮卿。

1938年，我5岁时父亲就送我上学了。那正是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年，我的小学时代是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度过的，几经辗转，先后上了4所小学。

我上的第一所小学，叫作靖端小学，离茶圩镇不远，校名取自搭石溪上的靖端桥。小学离我们家约2里多地，每天早上吃完饭背起书包，沿门前的一条街往北直走，沿街都是店铺，在北面的两家最有名的店铺是王乾康杂货店和汪怡乐米行。再往前走有一小片荒地和洼地，然后上坡后又有一排排小店铺，最后一个店面是棺材铺。每当我走到这里就加快脚步，生怕棺材里会有鬼跑出来，走着棺材铺后就高高兴兴地跨过靖端桥走进了校门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，上小学的第一天首先是拜孔夫子。阴暗而高大的祭孔牌位高挂在墙上，那是天地君亲师的灵位，三跪九叩首以后就算完成了入学典礼。以后每天早晨上学首先思念中山先生总理遗嘱，但直到背得滚瓜烂熟，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接下来是背十二守则，这十二条的第一条是忠勇为爱国之本，第二条是孝顺为齐家之本，其他几条已经记不清了，但最后一条有恒为成功之本，记忆非常深刻，并真的成了我的人生守则。

但是，美好的童年很快就没了。那是1941年4月，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，我正在学校上课。突然，东北方向传来隆隆的飞机声，十几架日军飞机，飞到了上空。老师立刻带着我们躲进了附近山丘的小树林里。我看见飞机翅膀上涂着日本的膏药旗。那些飞机低飞着，盘旋了一阵子，接着就对衢江南面的驿前镇一通狂轰滥炸。

驿前镇离我们小学不远，也就五里地。飞机俯冲的时候，连日军飞行员的头都能看见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日军飞机才往杭州方向飞去。

驿前镇被炸了，房子烧起来。浓烟和灰尘顺着风飘过来，一直飘到学校门前的空地。过了一会儿，一具具尸体被横放到江边，有的孩子在找父母，有的父母在找子女；号哭声到处都是，响成一片。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日军对无辜百姓的残酷暴行，从而立下了要抗日救国的志向。

早在清代的《浙江通志》上，就对衢州的地理位置有过很重要的定位：“守两浙而不守衢州，是以浙与敌也；争两浙而不争衢州，是以命与敌也。”也就是说，浙江的防守，如果不守衢州，就相当于把整个浙江拱手送给敌人。在衢州的各种介绍资料中都提到，衢州是闽浙赣皖四省边际交通枢纽，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，而龙游就是衢州东面的门户。

日军对衢州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过。到了1942年春夏之交，日军为了打通上海到南昌的铁路线，又从杭州大举进攻金华到衢州的浙赣铁路段，龙游就是必经之地。

父亲知道战火荼蘼，这场劫难躲不过去。他早早停了合盛后酱园的生意，给伙计们结了工钱，还发了路费，把伙计们都遣散了。但有几个老伙计和学生无可归，自愿留下来，要和我们一起躲避战乱。

等到日军离茶圩镇只有20里地时，父亲才带着全家，还有那几个伙计，一起逃到了外婆家。外婆家在龙游北乡，离龙游城比较远。从我们家再往北约十里地，就是外婆家所在的村子，村子叫西徐村。

逃难在西徐的日子

日军占领了龙游，把龙游县城当成了据点。大概在1942年6月的一天下午，日军出城扫荡，到了西徐村。出事前，父母就带着弟弟和妹妹，躲到了后院的小茅草屋里。我那时候年纪小，还不知道害怕，就藏在外婆家的大门后

面。只有给我家茶圩里看门的老大爷，他坐在堂前，根本没走，以为日军不会伤害一个老人。

不料一个荷枪实弹端着刺刀的日军推门进来，把看门的大爷抓去当了挑夫。所谓挑夫，就是侵华日军强迫老百姓把他们掠夺来的粮食财物挑运到据点里去。此后，这位老大爷生死不明，再也也没了音信。目睹老大爷被日军刺刀顶着抓走了，我才害怕起来，急忙逃到房屋后面的竹林里躲着。刚躲进竹林，就听见一声枪响，接着又传出一阵哀号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出事的是家里的学徒孙观明。日军来的时候，他慌得没了主意，就近找了棵身边的大树，爬了上去。没料到还是被日军发现了，日军开了一枪，正好打中他，把他从树上打了下来。

日军走了以后，父亲他们赶紧去树下，把孙观明从地上抬了出来。只见他左侧肺部有个洞，子弹从前面穿进去，从背后穿了出来，血一直流个不停。那时候村里根本没有医疗条件，父亲只好把他送到北乡的杜山坞村。村里有个中医，平时用中草药给人治病。为了救孙观明，父亲还去附近村里，花了很多钱买了一支人参，给他补身子，可这些都没起作用。没过多久，孙观明就去世了。后来我听父亲讲，孙观明在临死前回光返照，连日昏迷不醒的他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发出嘿咻嘿咻的一阵傻笑……其情其景惨不忍睹。

孙观明是从安徽来酱园做学徒的，是个孤儿，安徽老家没什么亲人了，日军来时就没走，留下了。平日里父亲对他要求很严，但心里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。他去世后就近安葬在了杜山坞的山上，每年农历七月十五，父亲总要我们把事先叠好的锡箔纸作为冥钱，一袋子一袋子装起来，上面写着冥银一袋送孙观明收，好像现在写信封或汇款单一样，寄给他在阴间用，以表达对他的哀思。

我刚从外婆家门口躲进竹林没多久，父母带着弟妹从不远处的茅屋里出来了。母亲后来说起，他们能逃过这一劫，全是侥幸。原来他们躲进茅屋后，还是被日军搜了出来。日军一进门，就把父亲按在地上，用粗麻绳五花大绑，逼问钱财的下落。父亲只反复说：“实在没有，交不出来。”日军哪里肯信，几个人端着刺刀，把屋内仅有的几只旧皮箱截得稀烂，箱里的衣物、零散的法币撒了一地。翻遍角落也没找到想要的财物，父亲这才捡回一条命。

但只过了会儿，突然一股浓烟冒了起来，原来是隔壁一家房子起火了，是日军点火烧起来的。我赶紧跑过去，只见隔壁大妈一下哭嚎，一边拼命把家里的衣物往门外抢，而日军却在一旁哈哈大笑。我心一紧，转身就往外婆家跑，外婆家的楼梯上已经堆放了很多干稻草，日军竟也准备放火烧掉这里！万幸的是，火还没点着，集合哨响了，日军听到哨音就撤退了，就这样我们家又逃过了一劫。

外婆家门口有片池塘，日军刚走没多久，对岸突然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，邻居家的一位中年妇女光着身子，疯了似的从池塘对面飞奔过来。她不幸被日军奸污了，一位老太太见状，赶紧抓过身边的旧衣裳，冲上去裹住她的身体。

短短两个小时不到，侵华日军的奸淫、烧杀、抢劫，清清楚楚地烙在我眼里。如今80年过去了，犹历历在目，永世难忘。

这次扫荡中，日军在早已逃得空无一人的茶圩镇里四处放火。火势凶猛到根本无法扑救，陆续续烧了近一个星期，整个茶圩镇就此化为焦土，父亲的酱园也在这场大火中沦为一片废墟。灾难并未停歇，紧接着衢江洪水泛滥，将被烧得残破的镇子彻底淹没。

据《衢州市志》记载，这次衢江洪灾确实滞缓了日军的进军步伐，使他们深陷泥沼、举步维艰，最终不得不撤军，但茶圩镇却在短时间内接连遭遇人祸和天灾两场浩劫，元气尽失。

西徐村遭日军洗劫的第二天，父母心里始终悬着一块石头。这里离龙游县城太近，日军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再来。为求安稳，我们只能往北边的山区辗转躲避。外婆特意帮我们寻了新去处，那是离西徐村往北十里地的里贤村，是我大姨母的家。

病中的歌谣

大姨母家是当地的大家族，姨父有兄弟六人，一家老小由姨祖父、姨祖母当家。他家的房子宽敞又气派，可彼时已有一户从龙游城里逃来的人家在此避难。我们一家六口挤在一个房间里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于是，家人腾出了一间空闲的杂物小屋，简单收拾过后，我们就在这儿自己开火做饭，勉强安下了身。

这间小屋紧挨着山边，建在劈开山体后平整出的一小块空地上，模样很简陋，只是个二层小楼。从楼上搭一块窄木板，抬脚就能跨到小山顶。四周山清水秀，溪水顺着山脚缓缓流，山

间满是松涛声，倒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清幽。

但这份安稳没持续多久，住了个把月，日军又扫荡到了石南村。石南村离里贤村只有二里地，我们只好再次往北边的深山里躲，过上了白天藏、晚上回的日子。每天都日夜提心吊胆，直到8月份日军从龙游撤军，我们这才敢回到茶圩村。

日军撤出后，留下的土地满目疮痍。断墙残垣里长着瓦砾，田埂上的野草长得比人高。但勤劳的乡亲们没被打垮，从废墟里捡出用的木料、砖瓦，一点点重建家园。最先被提上日程的，是恢复学校上课。

1943年春天，我上小学五年级春季班，寄宿在北腿的模环小学，离外婆家约五里地。学校前面是操场，墙壁上写着“健身救国，复兴民族”八个大字。操场前面有一条小溪，溪水清澈见底，有的同学会用碎瓦片按切线的方向掷过去，瓦片会在水面上弹跳十几下，最后落入远处的水中。

日军扫荡过后，流行病接踵而来，主要是疟疾和疥疮两种，几乎每个人都躲不过。我先是得了疥疮，全身起满小疙瘩，痒得特别难受，而且越挠越痒。那时候没有办法，只能用硫黄加点油调和了涂，可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最痒的地方在手指之间，就算挤出血也不解痒。外婆让我去泥塘里挖块污泥，放在手心托着。她说污泥虽脏，却能以毒攻毒。可不管是把脚泡在污泥里，还是把手泡进去，始终没用。

疟疾又叫打摆子，得了这种病，先是全身发冷，冷得直打哆嗦，上牙和下牙不停地“打架”，这时候盖上三条厚棉被都顶不住。过了半天，又渴得厉害，要喝大量的水。接着就发高烧，一直烧到40摄氏度左右。再熬大半天，出一身大汗，才能慢慢恢复过来。然后就到了下一个周期，有的隔天发作，有的每天都来。

有一个星期天，我拖着虚弱的身体从模环小学回到外婆家，坐在桌子旁边，忽然昏了过去，双腿发僵，直挺挺地倒在地上，还口吐白沫、双唇紧闭，这可把外婆吓坏了。她一只手赶紧按住我的人中，大声喊救命，另一只手掰开我的嘴唇，给我灌米汤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我才慢慢苏醒过来。后来父亲从茶圩村赶来时，我已经醒过来了。

父亲带来一包枇杷，见我醒了，就剥给我吃。到了下午，外婆又请来一个巫婆，要给我消灾。只见巫婆嘴里念念有词，接着，她把头上戴的银簪，插到一枚煮熟的鸡蛋里，过了一会儿，再把银簪拔出来。银簪上了黑颜色，巫婆就告诉我们这黑色是邪气，现在已经消除了。其实那都是骗人的鬼话，学过中学化学的人都知道，那是鸡蛋腐败后，产生的硫化氢和银发生反应，最后生成了黑色的硫化银。

为了给我治疟疾，外婆和公公真是想尽了办法。他们听人说，疟疾是个鬼魂，看见鱼，或者闻到鱼腥味，就会找来，所以家里不能见鱼，更不能吃鱼。为了防止疟疾鬼魂第二天再来，外婆前一天下午就和我约好，等次日清晨天没亮，就带我从家里逃走，而且要静悄悄的，不能惊动疟疾鬼魂。

当天晚上，外婆让我早早睡觉，到了第二天清晨，天还没亮，外婆就走到我床边，把我推醒。她不声不响，拉着我的手，蹑手蹑脚往田野里跑，跑了约莫两里地，我们在一条小溪边坐下休息。天亮以后，公公如约给我和外婆送来了稀饭。可我在田野里躲了一个上午，又开始全身发冷、打哆嗦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好回家了。

侵华日军的侵略很残酷，还有掠夺、饥饿和流行病，可这些都不能摧毁一个青少年的意志，这意志是热爱祖国的，是坚强的。当时我的小学老师，他们教学生一句口号，口号是“读书为了救国，救国不忘读书”。

还有一位音乐老师教我们唱歌，其中一首歌的歌词，我现在还记得，歌词大致是这样的：

《梦江南》

昨夜我梦江南/满地花如雪/小楼上的人影/正遥望着点点归帆/丛林里的歌声/飘拂在傍晚的晴天。

今夜我见江南/白骨如山积/天在哭泣/地在燃烧/江在哀号/鸟在悲鸣/侵略者的铁蹄/卷起了漫天的烟尘滚滚。

现在我回忆起这些歌词和当时的情景，仍不禁潸然泪下。

后来许多年，我总在梦里回到茶圩镇，回到每天早上穿过店铺、跑过棺材铺的路，回到跨过靖端桥就能看见的靖端小学门口。可这些画面，终究连痕迹也没能留住。1954年，衢江再次泛滥并改道，将茶圩镇彻底吞没。如今，这座古镇连一丝遗址都已寻不见，唯有江心中一块突兀的礁石静静矗立。

(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，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)